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唐 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四十一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卷四十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京都

班固

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固恐帝去洛陽故上西京父老有

兩都

以固諫和帝大悅也

班固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以修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

文選

四十一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3528

書上

卷之二十一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r characters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書上

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揚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善本有為幽州牧四字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答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漢書云李陵字少卿天

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

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

子卿足下 善曰子卿蘇武字古入貴呼其字

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

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

羣臣庶士相與言殿閣下足勤宣令德策

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銑曰令善也

暢通也清時謂清平之時保榮令問之德美

通時君之道遇之甚也再言之者美之甚也

幸遇也善曰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

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

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幸遠託異國昔人

時小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

所悲 濟曰昔人謂雍門子謂孟嘗君云臣之

日桓子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

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見孟嘗君曰先生

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望風懷想能

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 昔者不遺遠辱還

不依依 翰曰望風謂遠望 昔者不遺遠辱還

荅 武書武有還荅今陵又荅 慰誨勤勤有

踰骨肉 向曰慰誨謂慰勞 陵雖不敏能不慨

然 濟曰敏達也言雖不達事理豈不慨然數

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

日無覩但見異類 善曰異類不同類於已者

君暢於異類王肅曰 韋韞古毳川幕莫以禦



風雨

銑曰韋皮也講衣袖毳也唯以皮為

羶肉酪漿

以充飢渴善曰鳥孫公主歌舉目

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

土慘裂厚故色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

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

善曰杜擊如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蔭毛

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

陵獨何心能不

悲哉

善曰自嗟而遠呼子卿也聞此與子別

後益復無聊

善曰賈逵國語上念老母臨年

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

鯨鮪曰武帝以陵降

世所悲

善曰背恩不報為負恩也子歸受榮

我留受辱命也

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

知之俗

良曰禮義中國奴違棄君親之恩長為

蠻夷之域

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

狄之族又自悲矣

嗣今乃成戎狄之族又成

善曰背恩不報為負恩也

子歸受榮

禮記注曰負背也

子歸受榮

禮記注曰負背也

子歸受榮

禮記注曰負背也

子歸受榮

禮記注曰負背也

子歸受榮

禮記注曰負背也

子歸受榮

禮記注曰負背也

子歸受榮

禮記注曰負背也

子歸受榮

悲也善曰先君謂其功大罪小不蒙明察
父當戶也即廣之子向曰陵有戰功甚大為
罪亦小不蒙天子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
知區區之意見誅母妻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濟曰每念國家不明察陵不難刺亦心以
心忽然不知生之有生陵自明刻粉頸以見何志良曰難懼也顧國家
於我已矣翰曰顧念已止也言我雖欲自明
逸注離騷曰已殺身無益適足即增羞故每
矣絕望之辭也善曰孟子曰馮婦左右之人見
苟求於活善曰孟子曰馮婦左右之人見
善持虎攘臂善曰孟子曰馮婦左右之人見
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

樂抵音令人悲增切怛耳銳曰在陵左右之
乃以音樂相勸勉也不入耳則不樂也祇辭
也切怛內悲也善曰爾雅曰切憂也方言
痛也怛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
卒七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濟曰略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翰曰作書
帝時而言先謂武帝也絕域遠五將失道陵
國也善曰先謂武帝也絕域遠五將失道陵
獨遇戰良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
善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
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
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
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
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稽而裹萬里

樂抵音令人悲增切怛耳銳曰在陵左右之
乃以音樂相勸勉也不入耳則不樂也祇辭
也切怛內悲也善曰爾雅曰切憂也方言
痛也怛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
卒七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濟曰略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翰曰作書
帝時而言先謂武帝也絕域遠五將失道陵
國也善曰先謂武帝也絕域遠五將失道陵
獨遇戰良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
善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
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
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
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
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稽而裹萬里

之糧帥徒步之師向曰師出大漠善本天之漢字

外入疆胡之域善曰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羨臣瑣按流俗語曰天

漢其言常以漢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

配天此義名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

十萬也軍有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濟曰疲勞倦也

新羈之馬謂胡人驅散馬以被之羈以皮然

猶斬將塞坵展旗追奔逐北濟曰斬賊之將

將北賊敗走而陵軍逐之善曰史記曰戰

勝逐北服虔漢書滅跡掃塵斬其梟帥殺敵

之易如滅行跡掃塵則無跡矣梟帥謂賊之

勇將而陵軍逐之善曰張晏漢書注曰驍

傳之梟若六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向曰謂善

曰呂氏春秋秒管仲請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

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

臣不父王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善曰呂氏春秋

秋淳于髡曰臣不意謂此時功難堪矣濟曰

也言此時功大難可勝比善曰說文匈奴

既敗舉國與師善曰匈奴既為大陵所敗遂退

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步馬

之勢又甚懸絕善曰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

勢又相懸絕善曰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

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善曰扶其創乘其



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為先
首而戰也善曰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
卒矢傷二創者載輦兩死傷積野餘不滿百
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死傷積野餘不滿百
銳日餘人而皆扶病不任干戈濟曰百人
不堪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
戰也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
馬奔走翰曰虜謂匈奴也兵盡矢窮人無尺鐵
猶復徒首奮呼故火爭為先登尺鐵兵器
日徒空也言無兵器空首奮迅呼呼猶將先
登而戰也善曰徒空也言空首奮擊無復
甲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
濟曰飲血謂飲泣也善曰血即單于謂陵
淚也燕丹子曰太子歔歔飲淚單于謂陵
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

故陵不得善本無免耳濟曰單于將為與陵

還而單于恐漢有伏兵欲引兵還管敢乃言

乃降遂不免難大將爾匈奴便復與戰陵急

乃降遂不免難大將爾匈奴便復與戰陵急

乃降遂不免難大將爾匈奴便復與戰陵急

乃降遂不免難大將爾匈奴便復與戰陵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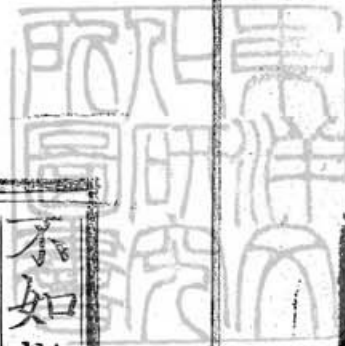
乃降遂不免難大將爾匈奴便復與戰陵急

乃降遂不免難大將爾匈奴便復與戰陵急

乃降遂不免難大將爾匈奴便復與戰陵急

乃降遂不免難大將爾匈奴便復與戰陵急

注曰僅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
云良曰高祖尚如此况當陵者豈容易而致
朝執事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向曰
死謂不以死力為國也齊曰言子卿視陵
陵之不死亦非是罪也亦有所以子卿視陵
 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若親捐
 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善本有為
 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前書曰
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明祖
考之志也善曰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
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無者與其驅醜虜
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
則將上報厚恩下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
顯祖考之明也



不如報德也善曰琴操曰重耳將自殺昔范
子復勾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

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則不死三敗之辱卒

律復勾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

此耳走於會稽山後七年用蠡計遂破吳是

復勾踐三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沫與

七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所侵地桓公許之

於是遂得其地是報魯國之羞陵遂心慕此

越為漢報功乃善曰史記曰吳王葆樓於會稽

勾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越勾踐自

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
 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
 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
 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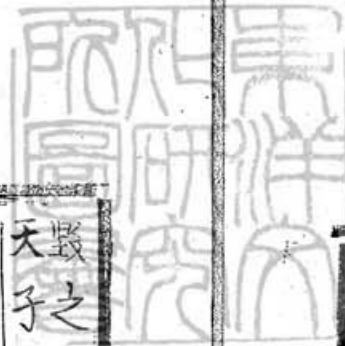
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
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
國侵魯亦已其矣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
桓公乃許盡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
而骨肉受刑書曰骨肉謂母與子善曰漢
單于爲兵以備漢於是族此陵所以仰天推
直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
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與功臣不薄武書云漢
臣何得不云如昔蕭樊囚繫韓彭蒯醢良曰
此其實薄也
樊噲韓信彭越皆高祖功臣而蕭樊囚繫韓
信見誅而彭越爲醢編賜諸侯善曰史記
曰相國蕭何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
空棄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藁爲毀食上大怒



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於廷尉
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會黨於呂氏
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發以兵盡誅戚
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
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信在長安欲應之
長安又曰陳絛及韓信在長安欲應之
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曰彭越
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
后從長安來越壯士也願處故昌邑后許諾
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願處故昌邑后許諾
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
公曰前年臨彭越往年殺韓信說文曰鮪肉
醬也鮪字本作錯受戮周魏見事袁曰景帝時
也晁錯也周勃免相國人告其反下獄魏其侯
晁錯坐爲灌夫田蚡事棄市辜罪也善曰
鼂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爲丞相十餘
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
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欲反令家人持兵
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

卷四十一

治之又曰寶嬰景帝時吳楚反拜為大將軍
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
不敬遂論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
嬰棄市
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銑曰佐命謂
夫周亞夫左翰曰命名也言其名流播於時
代善曰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賈誼病免相鵬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
用因謝病免相鵬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
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
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怒遂
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
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一
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率使懷才
受謗能不善本有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
之痛心哉向曰文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
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



天子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於是
周亞夫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景帝欲封
皇后兄王信亞夫曰自高祖約非有功不得
免竟下獄歐血而死是不展周賈二子遠舉
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彼囚戮不如
二子之能雪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
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令身絕域之表良曰

軍廣也功績謀略甚大可蓋於天地義勇冠
出於三軍之上也翰曰貴臣謂衛青也廣
與青出征匈奴責廣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
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也
到剄也絕域遠國表外也善曰先將軍謂
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
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

單于所居處青乃自部精兵而匈奴戰願居東道
東道迴遠廣辭曰臣結髮與匈奴戰願居東道
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怒引兵出東道或失
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
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謂其摩
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
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
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
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此善本無功
鄭德曰以刀割頸為到姑昂切此善本無功
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善本有歎者也臣銑曰功
見有功者誅有才者何謂不薄哉翰曰此國
才子甚薄而武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
何謂云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
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
幾依死朔北之野濟曰武奉使入匈奴單車
依死朔北之野謂眾少萬乘謂兵甲多也

虜則匈奴號也良曰武奉使入匈奴中匈奴
乃引劍自刺氣絕半日復息匈奴從武於北
海上無人處樂近也善曰漢書曰漢遣蘇
武欲使送武將持節送匈奴維王長使留漢者匈奴
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許以貨物與常一
人夜亡告之維王等死震常生得匈奴使常
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
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
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
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匈奴曰壯年也武在
匈奴善曰丁年謂壯年也漢書曰武留
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之年也漢書曰武
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善本本作帷字濟曰武
室謂嫁也終堂謂母亡也善曰漢書陵去
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

卿婦年少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

貊止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

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銑曰言匈奴善武志節後得還漢况天子為天下之主而不知乎

事也享受也薦進也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

大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

勤勞也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

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濟曰謂帝室親戚

漢厚誅陵以不死銑曰厚謂誅母也不死何望哉且

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

難矣翰曰謂歸於漢也所以每顧而不悔者

也良曰每內顧雖身陵雖孤思漢亦負德也

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銑曰昔人



曰言陵忠誠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

能安於死事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穎曰稽

中誰復字有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穎曰

北闕天子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穎曰

所居也善曰安能使其弄文墨於我為辨對之吏

耶善曰安能使其弄文墨於我為辨對之吏

功臣曰蕭何徒持願足下勿復望陵復曰

歸於嗟乎子卿夫復何言濟曰夫復何言謂

不復之辭此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

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

謝故人勤曰幸猶厚也言永別故人厚謝勤

將軍霍光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

念武曰勉勵以事聖君相勸戒義

以為念武曰勉勵以事聖君相勸戒義

時武曰勉勵以事聖君相勸戒義

之無恙武曰勉勵以事聖君相勸戒義

因北風復惠德音北風曰上云人絕路殊故云

謂南風向北也李陵頌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向曰漢書云司馬遷字子

帝將誅李陵母妻遷盛言李陵才

器不可誅之後有讒遷與陵善故

為遊說遂下獄受刑後為中書

令修史記孟州刺史任安字少卿

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

報也善曰漢書曰遷既被刑之

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
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
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
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
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濟曰太史公遷之父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也

蓋自卑之辭善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也

也善曰如淳曰少

曩者辱書賜善作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

為務翰曰曩昔教示也言教示接於人物推讓賢才以進用士子為務謂遷為中書

令善曰禮記曰意氣勤懇勤懇善本作懇

若望僕不相師善曰勤懇懇忠款之貌也

而用善作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而說曰

也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非敢如此少鄉

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少鄉

字疏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僕雖疲善本

駑奴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向曰疲極

比之鍾馬論也亦嘗耳聞長者之遺風謂古

賢人也善曰則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

者禮記曰與長顧自以為身殘處穢謂曰穢

穢謂惡動而見尤善曰所言舉動也為欲益反

損是以善本有獨鬱悒邑而誰與善本作誰誰為

其誰語結諺曰相傳之諺言也諺古今誰為聲為

之孰令聽之意曰少卿書教遷推賢進士遷
猶為之誰也令誰聽已假欲為善當為誰為之乎復
欲誰聽也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曰
蓋辭也鍾子期既死則無音者伯牙善鼓琴子
期知其妙理期既死則無音者伯牙善鼓琴子
琴矣今君不察是無音使我在太山鍾子期
曰善哉巍巍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
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
終身不復鼓琴以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
為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
悅已者容此也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
不為之用女子為愛於己者而飾其容今人
策曰晉陽之孫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
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

者用女為悅已者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
容吾其報知氏矣

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

笑而自點耳雖才如懷隨侯之珠卡和之玉

行若許由伯夷之貞潔何以為榮足以見天

下所笑自取點污耳善曰隨隨侯珠也和

夷伯夷也點辱也由也書辭宜答會東從用上

來又迫賤事從天子得少卿書詞宜即答為東

子也良曰從天子來且復答書又迫於職

掌事早各在一方善曰往與我書宜

應答但有事不獲答服虔曰從武帝還孟
康曰早賤之事故不獲答服虔曰從武帝還孟
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私事也相見日淺卒
卒忽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見時近卒相



無暇不得與書述志意也日淺謂時少也竭
也盡也善曰文頴曰卒卒促遽之意也問隙
也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善本有迫季冬

向曰安為庚太子事囚於獄不測謂生死不
可知安為庚太子事囚於獄不測謂生死不
在獄故報往日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僕又

薄博從上丈雍反共恐卒然不可為諱翰曰
也上天子也言又迫從天子將祠祭於雍雍
祠神所齊曰卒然言速也不可為諱謂死

也善曰至奇曰薄迫也迫當是僕終已不
從行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當是僕終已不
得舒憤懣門以曉左右是終身不得申憤

懣以曉明少卿左右猶足下也善曰則長
廣雅曰懣悶也楚辭曰惟煩懣以盈胃則長
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良曰長逝者死也言不

恨無窮也善曰謂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
任安恨不見報也

報幸勿為過向曰固陋猶鄙也言今答書僕
聞之修身者智之府善本翰曰符信也愛

施者仁之端也善本翰曰符信也愛
取謂受惠與恥辱者勇之決也向曰受恥辱
謂行德也善曰勇士立名者行之極也善曰九

當於此而果決之士立名者行之極也善曰九
志者行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
列於君子之林也善本翰曰符信也愛

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而求利者
禍必至憐痛也善曰所可憐者唯欲之與
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

禍必至憐痛也善曰所可憐者唯欲之與
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

為悲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辱先也
 代祖考謂遷被刑善濟曰詬也先謂祖也詬
 者宮刑為大也善濟曰醜穢也先謂祖也詬
 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迨切
 禮記儒行曰安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
 公曰余不忍其詬尋刑餘之人無所比數曰
 此二書其訓頗同刑餘之人無所比數曰
 謂也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不翰曰刑餘之人
 一也然所從來謂下遠言昔者善本無衛靈
 自古已來有之謂下文也昔者善本無衛靈
 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謂向曰雍渠闖人載
 與此闖人同車孔子為次車孔子居衛月餘靈公
 之陳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
 與夫入同車出令宦者雍渠乘使孔子為
 以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於是恥之去衛過曹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
 此言孔子商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

心既得用之商鞅秦相也初因闖豎景監見穆公
 謂愧恥也善曰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
 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
 鄙人也今君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以百
 姓之非所以為名也孫是為高請李斯曰同子參
 釋此不從禍及子孫是為高請李斯曰同子參
 乘素絲變色自古而恥之者趙談也與遷父
 同各故易言天子景帝與之者趙談也與遷父
 伏諫曰臣聞天子所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
 俊今漢雖乏人奈何與之者趙談也與遷父
 盜之字也此則自古恥之也善曰蘇林曰
 趙談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
 宮趙談與乘素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
 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俊今漢雖乏人奈何
 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
 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而况

於慷慨之士乎銑曰中才謂常才也事有關

餘薦天下之善本無豪俊戎良曰刀鋸謂割

進也遷數與宦豎無異奈何得遣進賢士乎薦

敢二心不僕賴先人緒業濟曰先入祖考也

年矣銑曰常懼不繼也先人所以自惟上之不

能納忠効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翰

進能顯巖穴之士向曰拾國家遺失之事士

也惟思效用譽各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

有斬將奪寨前敵之旗奪取也下

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

游光寵也向曰交游朋友四者無一遂苟合取

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銑曰言上

遂苟且合時取容執事於國無損益之驗可

見之志乃如此也言無所堪矣效驗也

所也史記蔡澤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嚮許者僕亦善本無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

善本無外廷末議翰曰嚮者謂前也謂未

則大夫也列次也濟曰陪奉羣官朝堂之

餘議也外廷謂朝堂也末餘也善曰臣瓚

謂隱逸外之善本有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

有斬將奪寨前敵之旗奪取也下

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

游光寵也向曰交游朋友四者無一遂苟合取

曰夫太史即令千石僕射外朝也夫下大不以此時引綱維

善本也 今已 善本作 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闡

爾之中 隸也 闡形被刑也 埽除道也 隸僕

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 善本

字之士邪 翰曰 伸舉也 言我所遭刑餘在

意謂天下之當代之 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

尚何言哉 恨之甚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濟曰

請終始也 甚難預明 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

鄉曲之譽 良曰 遷自言行不羈不可繫也

善譽 燕丹子 夏扶曰 不羈言才質高遠不可羈繫也

也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

衛之中 翰曰 先人謂遷父也 故事奏進伎才

善之事 繼為太史得進薄才也 周衛言宿衛之

也 善昭曰 天子 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戴盆

則不見天 既為太史欲兼諸事 恐隳先人之

業 故欲絕諸事 以專其職 位善曰 言人戴

盆則不得方一天心營職不假修人事也 故

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 日夜思竭其不肖

之才力 銑曰 竭盡也 不肖謂不才也 言欲盡

之才力 不肖謂不才也 言欲盡

善曰

善曰

善曰

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務一心營職

以求親媚於主上求親愛於天子也媚愛也

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多士媚于天子

素非能相善也趨舍捨異路向曰素心非能

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進退舍各異於路也

人自守奇士奇節之士守事親孝與士信臨財

廉取與義良曰廉清也言清不分別有讓恭

儉下人謙卑不爭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

之急其素所蓄積也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

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斯以奇矣向曰奉天子命出邊不念計生事

事一不當鈇奴謂不當者也而全軀保妻子

之臣隨而媒孽魚列切善其短僕誠私心痛

猶其短也藥生也善曰鄭玄局禮注曰舉

之適時之功而陵有此一失乃隨後構結以

生其短也藥生也善曰鄭玄局禮注曰舉

猶其短也藥生也善曰鄭玄局禮注曰舉

猶其短也藥生也善曰鄭玄局禮注曰舉

猶其短也藥生也善曰鄭玄局禮注曰舉

猶其短也藥生也善曰鄭玄局禮注曰舉

猶其短也藥生也善曰鄭玄局禮注曰舉

猶其短也藥生也善曰鄭玄局禮注曰舉

猶其短也藥生也善曰鄭玄局禮注曰舉

猶行也臣瑣以為媒謂溝且李陵提步卒不

合會之孽謂生其罪鹽也善曰有五深踐戎馬

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也銑曰王庭匈奴庭

善曰胡地出馬故言戎馬橫挑鳥彊胡仰億

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橫挑鳥彊胡仰億

萬之師謂遠望師衆也善曰欲其戰也仰

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吊切臣

瑣曰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北地高故

仰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有半善本

當去聲過當敵也善曰少所殺匈奴倍多

殺過半當言陵虜救死扶傷不給虜兵傷死

軍殺已過半陵虜救死扶傷不給虜兵傷死

多故其救之扶之不能自濟檀裘善本字旃

善曰顧野王決曰給供給世也

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

之人翰曰其君長震驚恐懼乃盡徵其國內

也咸皆怖懼悉盡也左右賢王並匈奴王之

號引弓之人善射之入也善曰旃裘謂匈奴

奴所服也故言旃裘之君漢書曰匈奴至冒

頓最強大置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

之一國共攻而圍之共攻陵而圍之兵轉鬪

千里良曰轉鬪謂相矢盡道窮救兵不至銑曰

不至謂五士卒死傷如積智然李善本無陵

將失道也一呼勞軍士卒善本無無不起濟曰士卒傷

無不感而躬自流涕沫血飲泣善本有張

復起戰也空拳面曰沫淚入口曰飲



夫盡道窮人無尺鐵故猶舉空拳以冒白刃
之敵也善曰孟康曰誅音頽頽古誅字言
流血在面如盥頽也說文曰頽洗面也李登
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
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
之眾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
白起雖坑趙卒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
猶可畏也况三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
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矣
盡故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弩弓也
冒北白刃北嚮許爭死敵者翰曰北嚮謂向
謂爭勇死於敵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
卿王侯皆奉觴上壽濟曰言有使報漢謂
喜陵之功故賀天子奉觴上壽謂喜宴上天
子酒也善曰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
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後數日陵敗
道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

書聞向曰聞奏於天子也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

怡翰曰怡悅也大臣憂懼不知所出銑曰大僚竊

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都病也悼齊曰憂

誠欲效其款款之愚善曰款款勤心貌以

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善曰孝經援

於子絕少分甘宋均曰能得人之善本無死

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翰曰味之甘者絕

必與眾分而共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

得其當而報於漢良曰彼觀猶觀彼也言其

恩也當敵也善曰張晏曰欲得相事已無

當也言欲立效以當罪而報漢恩

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蕭於天下矣

銑曰謂不得已戰邊亭屢摧敗齊曰言其得士卒死力苦

露也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

未有路於天子而未有便也適會召問即

以此指推言陵之功翰曰此指謂於欲以廣

主上之意塞睡魚眦柴之辭向曰廣猶開也

曰言欲廣主上之意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

為僕沮才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良

猶未能盡明說之而明主不曉察遷意也初

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為將助兵及陵遇

戰而貳師無功天子乃以遷誣罔欲沮止貳

師以成李陵而為其游說遂下獄理謂獄官

老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廣利出令

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陵遊說下拳拳丘

之忠終不能自列翰曰善曰拳勤誠也列猶分

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鄭玄曰拳禮記子曰回得

從吏議翰曰有司以遷為誣罔天子終從上卒

言衆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向曰法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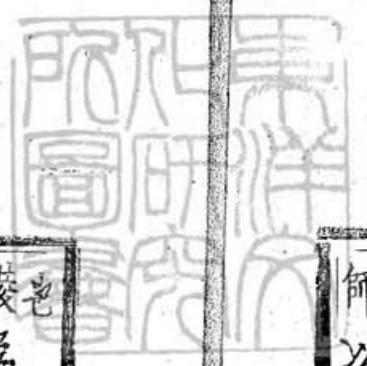
而遷家交游莫救視善本無左右親近不為

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銑曰伍深幽

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

行事豈不然乎濟曰固微也李陵既生降善本

固微也李陵既生降善本



字其家聲而僕又得二之蚕室銑曰類壞家聲謂

陵祖考皆名將而乃降故也得次也蚕室漢

行割刑之室使其避風養創者言我及次之

於此刑也顏師古曰墮墜也如淳曰得次降

而人相次也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景紀曰作密也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宏漢儀以為置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罪人從事主天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也人勇切推重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置蚕室之中重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而笑者事未易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俗人委曲而言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未易謂難也一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無符契有功者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字人非有剖符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善曰漢書曰漢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而之信重以是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之間固主上所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輕也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所蓄以祝之遷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說文倡樂也左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優曰能假令僕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蝼蟻何以異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命之輕賤與蝼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善曰蝼蟻帖也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自而世俗善本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次比見善本無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與死節王事者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也言時人以我置室廣切今蚕室故言下蚕室

也無益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何也翰曰特獨也免猶脫也卒終也言遷之

重也極不能自脫終就死耳素所自樹立使然

也翰曰遷自恨之甚故儼人固有一死死善

無字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

也以銑曰人生必有一死若生不值明君不義

殊矣則輕如鴻毛故死則一也用之所歸趣

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太山上謂第一也辱先其次

不辱身君濟曰太先入祖考辱身謂忠於君君

見刑罰也其次不辱理色良曰理義理色



理道其次不辱辭令翰曰辭文辭令善也

令其次屈善本字體受辱善曰被縲繫其次易

服受辱向曰易服善曰易服謂冠罪人服其次

關木索被義箠受辱也以拘縛之也箠索繩

也楚荆也善曰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

楚箠楚皆杖其次剔他毛髮嬰金鐵受辱

剔毛髮謂髡刑其次毀肌膚斷

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良曰腐刑遷之

善曰謂肉刑也腐刑曰傳曰刑不上大夫

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不翰曰傳謂禮也刑

天子必擇賢者使居之為天下儀表萬人法則刑所以禁小人故不上大夫也士君子不
可以勉勵善曰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
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猛虎在
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穿之中搖尾而求食
積威約之漸也鏡曰檻穿也取猛獸也也穿地為坑以
以自免也遷自喻志節之士為刑所加威力
屈折也善曰周禮注曰穿地為壑所以御
禽獸其或過踰則陷焉尚書曰杜乃故士
獲斂乃其言威為人制約漸積至此故士
無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
可對定計於解平也銑曰牢獄也勢不可入
獄官也言人計自決定不可計度於未萌以免於身
明也



不可對語獄吏也善曰臣瓚曰以為患吏
刻暴雖以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
也文頴曰未遇刑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
自發為鮮明也
受榜行薄箠幽於圜牆之中良曰暴露榜擊也
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
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濟曰徒衆也
被拘繫見衆奴之類則正惕息徒衆也
容驚喘息而以求自免何者積畏約之勢
也翰曰何為如此者積累及以至是言不
辱者所謂疆顏耳曷足貴乎向曰言人拘繫
為辱者乃謂強為厚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
顏何足貴也曷何也
銑曰西伯文王伯長也紂以其賢畏之拘囚
於羑里羑里獄名善曰史記曰季歷卒子

卷之二十一 五

昌立是為西伯積善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
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王制李斯相也具
於善本作五刑先行劓墨宮割臙等四刑而
後大辟是具五刑也善曰史記曰李斯楚
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卒用
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其斯五刑為腰斬成陽
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尚有三
漢書刑法志曰漢與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
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趾答殺
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非謗罵淮陰王
詛者又斷舌菹其骨肉於市其非謗罵淮陰王
也受械於陳濟曰淮陰韓信也高祖初定天
上用陳平計為游雲夢信謂楚王後有告信反者
縛信而械之陳猶徧也言械帝帝乃令武士
善曰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
邑陳兵出入人有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縣



陳平謀為遊雲夢信謂上於陳高祖令武士
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入言狡免死良狗烹
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也彭越
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祖將彭越梁王高
於梁越稱病反捕繫之囚於洛陽張敖皆言為
為王人告其反捕繫之囚於洛陽張敖皆言為
諸侯也抵罪猶伏罪善曰史記曰高祖立
彭越為梁王梁王猶伏罪善曰史記曰高祖立
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
嗣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
城立高祖王旦暮自食禮甚早有子壻之
禮高祖箕踞罵詈其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
教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
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王事東
垣過貫高等乃壁何人拍人要之置廁上過
宿心動問縣各為何人拍人要之置廁上過
於入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於高是
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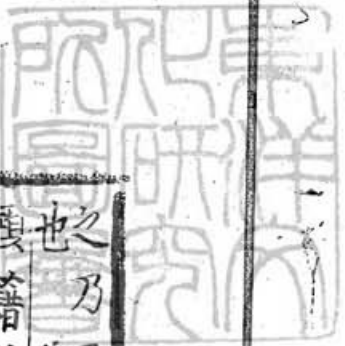
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反檻車與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謀也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清室
向曰絳侯周勃也呂后崩諸呂欲危劉氏勃盡誅之立文帝五伯古之齊桓公晉文公之

義如淳曰請室請罪魏其大將也衣赭善本
孝文後勃被囚已見李陵蒼蘇武書漢書音

衣關三木
蘇武書周禮曰上手罪桎梏而握應劭漢書注

季布為朱家鉗奴
使為將數窘漢王漢王求



之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鬻鉗之賣於朱家
也善曰漢書曰季布楚人也鉗之為任俠有名

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求
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鉗

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
雜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

灌夫受辱於居室
灌夫曰丞相田蚡娶燕王女

皆往賀之灌夫為丞相所怒乃縛之以其罵
坐不敬繫於居室居丞相田蚡所居之室也

善曰漢書灌夫字仲孺陰人得徙為燕相及
坐與衛尉竇南飲輕重不得相田蚡相曰吾
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乃
肯幸臨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張具將軍
旦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海掃張其自旦候何至日中蚘不來夫益怒
夫乃自往迎之蚘尚卧駕往又徐行夫益怒
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蚘取燕王女為夫人太
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
蚘蚘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
軍貴人也畢之時蚘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
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
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
者為壽程迺效兒女曹占聶耳語蚘謂夫曰
衆辱程將軍作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
今日駟頭穴罪何籍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
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
夫愈怒不肯謝蚘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
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此人皆身至王侯將
室為保宮今守官也此人皆身至王侯將
相聲聞隣國伯向曰此人皆身至王侯將
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

在其不辱也韓曰罔猶法也言不能引志決

此古也今一理人亦何在於不由此言之勇怯

勢也疆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向曰勇怯疆

勢強則勇形弱則怯此亦人情共所知亦何

怪也善曰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勇怯勢

也強弱夫人不能早自善本有裁繩墨之外

言不能自裁早至亡滅以稍陵遲至於鞭箠

以出獄吏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

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濟曰不能早自

稍遲疑則至鞭杖欲引古人所以重施刑本

有於大夫者殆為此也良曰重猶難也言大

刑近為此汚夫人情善本有莫不貪生惡死念

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翰曰至於感激義理者則不貪生念

理者則不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

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曰向

言父母兄弟已喪無可念矣視我於妻子故反

何哉言何足顧也善曰言已輕妻子故反

問且勇者不必死節故曰勇者不必死節

曰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次自裁耳怯夫慕義何處不勉

焉良曰慕分義者雖怯夫必勉力焉於死

言皆勉勵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

矣何至自沈溺縲縲善本作之辱哉縲謂拘



繫也言我亦識去就何至自沈此辱蓋欲成

先人之業故未能死也善曰孔安國曰縲

也所以拘罪人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

僕之不得已乎臧呼婢為獲言此卑賤之流

或有引決自殺者况我不得已言當須自殺

也善曰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為奴隸

章昭曰羌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獲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

也所以隱忍苟活函音含善本作幽糞土之

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藉曰不

名者糞土中也不言不辭糞土之中者沒世而

文采善本不表於後世也濟曰沒死也死於

見於後世采事表見也善曰不稱古者富貴而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善本有磨善本滅不可勝記唯侗儻非常之名字

人親焉磨滅不可勝記而盡述之唯奇才高遠之人乃儻卓異也善蓋西伯王善本作文拘

曰廣雅曰儻卓異也善蓋西伯王善本作文拘而演周易周易本八卦而文王拘也成廣十

四卦善曰周易曰易之興也當又王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

曰崇侯嚮之將有不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有不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

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志曰美音西內湯陰有姜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美音西

蒼頡篇曰仲尼厄而作春秋陳銑曰孔子厄於演引之也仲尼厄而作春秋陳蔡還作春秋

善見於後世哉乃約魯史而行矣何以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良曰原事懷王遭放逐乃作離

逐乃賦離騷良曰原事懷王遭放逐乃作離騷原各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司徒博文

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

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

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也王怒而踈之平病聽之不聰作為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也失明謂無目也

厥其也善曰漢書曰國語也失明謂無目也

孫子臆脚兵法

修烈使濟人忍臆臆與龐涓俱學於已乃刑斷其

兩足而點之刑斷足善曰臆也因此時皆呼為

孫臆修而點之刑斷足善曰臆也因此時皆呼為

乃陰使學兵召臆臆至涓惠王自賢於已則以法

刑斷其兩足而點之刑斷足善曰臆也因此時皆呼為

善容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

善容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

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人不可於齊
威王欲將贖贖曰刑餘之人不可於齊
田忌從之將而孫子為師與齊戰於桂陵大破
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
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韋翰曰秦始皇遷呂不
軍入覽者謂八覽二紀善呂氏春秋呂不韋大
之言覽者謂八覽二紀善呂氏春秋呂不韋大
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
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君
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
相傾呂不韋以平原之強大守其厚遇乃致食
容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
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
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
之與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
已私求嫪毐為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
侍太后與太后通舍人詐令以腐罪告嫪毐實非宦



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南
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親於秦流稱仲秦封君河
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流稱仲秦封君河
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韓非囚秦說
難孤憤非先著孤憤說難十餘萬言秦王悅而
之此乃言書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方駿之下獄非
囚而後作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方駿之下獄非
遭刑也善曰史記曰韓非者不能非韓之公直不
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
容於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
曰嗟乎寡人所著秦因此人與韓死不恨矣李斯
曰此韓非所著秦因此人與韓死不恨矣李斯
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為
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
秦也此人情也過今法誅之秦王為然下吏治非
李斯使人遺藥使人赦而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
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而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

韓名也詩三百篇大底音指賢聖善作發憤之

所為于作也雅之致而賢聖發憤之所作也

善曰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此人皆意有

所善本無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

者翰曰述往古興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

人知已及乃善本作如左丘無目孫子斷管足

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

以自見濟曰策即兵法也言身遭刑餘不堪

也自見已情儵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

辭濟曰遜順也言我不順於古人志謙也近



善曰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網羅天下放失

舊聞向曰言網羅天下放失也略考其

善本有事綜其終始述史略量古人行事

始也其終稽其成敗興壞之紀翰曰稽考壞上

計軒轅下至于茲翰曰軒轅黃帝也為十表本

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

十篇亦欲以究天地善本作之際通古今之

變成一家之言濟曰史記九百三十卷

之際地理亦可以盡天地草創未就會遭此禍

良曰草創未成遭此刑矣惜其不成是以就

極刑而無愠色銑曰當被刑時惜所述作未

亦自裁也儻誠已善本作著此書藏之善本作

名山良曰言當時無聖人可傳之其人通邑

大都濟曰其人謂都也音善曰其人謂與已

同也則儻償前辱之責前刑負責於國今史

且成可以還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向曰雖萬

於所負也難為言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銑曰

恨矣俗人不知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銑曰

難為言之忠義之節而為臣下者其地不易居下流至

賤左有邪佞多生謗議君則信也善曰負

累之下未易居下流而論語曰僕以此語善本作



語遇遭善本無此禍翰曰此語忠義之重

為鄉黨所戮善本無笑翰曰朝廷以辱笑是

重也戮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銑曰

之善本無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銑曰

也是以勝一日而九迴翰曰憂思迴復於心

極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銑曰

忽忽忽忽亂貌亡失也不知所往憂而心迷也

善曰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

哀駘他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止也

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良曰斯

也刑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善本有深藏

巖穴邪濟曰閨閣臣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

仰以通其狂惑濟曰隨時吉凶高下以狂惑

謂小人也言將順從與之通游焉善曰驚

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

惡不改者謂之惑夫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

士無乃與善本有僕私心刺力繆密救切善乎

向曰刺戾也繆誤也今雖欲自彫琢曼音辭

以自飾說曰曼義也如淳注同善曰戰國

節行無益於俗不信益為人俗所不信也祇

善本不作是取辱耳良曰耳要召一之死日然後

適字是非乃定翰曰遷自言及死後名書不能悉

意故善本無略陳固陋翰曰固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濟曰漢書云楊惲字子幼華

樂相失詔免為庶人惲既失位以

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

與惲書諫戒之惲見廢內懷不服

其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惲驕奢不

悔過日蝕之咎此入所發下廷尉

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遂

腰斬之善曰漢書曰楊惲字子

幼華陰人以才能稱譽為常侍散

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

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開

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

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

書識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

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

容有稱舉憚乃
作此書裁之

憚材行朽善本行二字穢文質無所底銑音底

致也 君子也 苞氏善曰論語曰文質相半之貌也幸賴先

人餘業得備宿衛翰曰先人餘業謂憚父敞

官人也 故遭遇時變以獲爵位向曰霍山霍

之霍氏伏誅此曰時變也憚以此有功封平

通侯善曰漢書曰霍氏謀反憚先聞知霍

氏伏誅憚封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良曰非其

禍會謂見廢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

不及殷勤甚厚銑曰矇暗督正也所不及謂

也 督正然竊恨足下善本有深惟其終始而猥

隨俗之毀譽也濟曰惟思也猥猶曲也言其

相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

善注同翰曰謂會宗曲隨毀譽有書見責憚故言鄙

陋愚心以報答此理又如逆會宗指意以憚

為文飾其過子曰善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

已之過論語子曰善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

不言實也過默而息乎善本自作默恐違孔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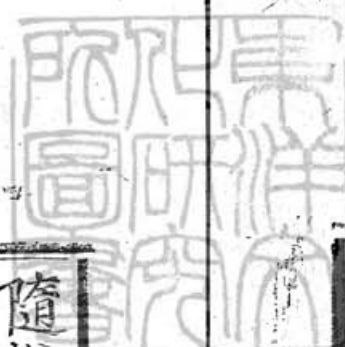
各言爾志之義翰曰若默息不言則違孔子

曰顏淵季路待子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

焉謂會宗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銑曰謂父敞為丞相也朱輪以丹漆塗車轂

十人謂宗族十人乘之也善曰二千石皆



政事良曰通侯諸侯也善曰應邵曰舊曰

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其功德曾不能以

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翰曰建立也言不

道以宣布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

廷之遺忘音望又不與羣官同心并力助朝廷遺

忘闕失已負竊位素飭之責久矣銑曰竊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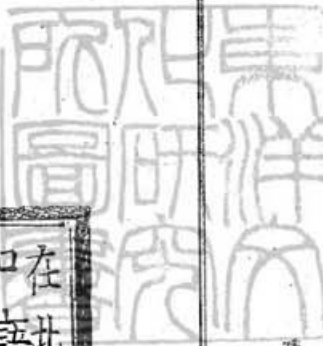
也言不能宣化輔道是偷安官位食天子之

祿也已負此責久也善曰論語曰臧文仲

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懷祿貪勢

不能自退善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懷祿貪勢

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謂見廢也憚禁



在北闕不在常禁人之所謂帝宮內善曰

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

者於公車有不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

以法罰之揚憚上書遂幽北闕公車門所在

也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濟曰夷

也趙高欲以法誅將軍塞責善曰善本無

得全善本有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善曰

靈得保首領以於大夫之伏淮聖主之恩不可

勝量音良惟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向曰游無

善曰史記曰陳平遊道小人全軀悅以忘罪

善曰軀身也忘罪謂悅樂忘昔日之罪竊自

思善本無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

以沒世矣良曰沒也是故身率妻子勸力耕桑

善曰國語曰灌園治產以給公上濟曰治也公君

也給君上之賦稅謂免官為庶人故也不

意當復用此以善本無為譏議善本有也字

會宗以治產業起宅室以夫人情所不能止

者聖人不善本不作禁者則雖聖人弗可禁也

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善本有有時而既

既盡也言君父至尊然臣親送其終亦已極

擴其哀有時而盡也善曰終謂終沒也既

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善曰漢書曰秦

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臣之得罪已

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改為臘曰烹羊

魚羔斗酒自勞良曰憚自謂也上言親送其

年矣田家之作多所勤勞之苦伏臘家本秦

也能為秦聲秦聲擊也婦趙女也雅善

鼓瑟善本作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

撫缶而呼嗚嗚濟曰在樂器陶土為之嗚嗚

在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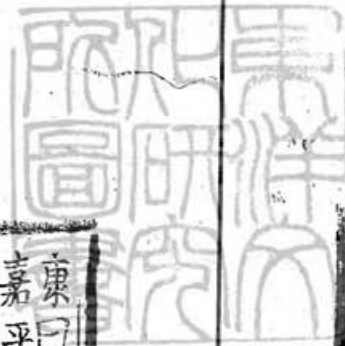
擊甕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其

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

箕良曰田作也南山陽地而膏腴以喻君也

百官也箕豆莖也言百官無才若豆零落不

實空有莖而無益於時用也善曰張晏漢



書注曰山高一頂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洽朝廷荒亂也一頂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言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也臣瓊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項豆人生落而為箕雖盡忠效節徒勞而無獲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道曰須待也言國既無職位亦何時也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善本作頽足起舞向曰奮舉也誠淫荒無一善本無度不知其不可也銑曰樂之極也而適性已憚幸有餘力又善本作祿字糴賤取貴逐什一之利良曰糴其時之賤者乘貴而出書曰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此賈豎之事汚鳥



辱之處憚親行之也齊曰賈買賣也豎小人下

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翰曰我在下流

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謂會雅知者

會宗猶復隨口如風之靡草亦何求稱善之

譽也謂會宗書教其求譽之故乃各之善

變化隨風靡而成行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

義常恐不能化人善本作者善本有大夫之

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之善本有困乏者庶人

之事也銑曰董仲舒對策文也求仁義之人

財之意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

常怨不能化人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夫庶人
道與子殊矣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
責僕哉道謂復為廢人也善曰論語曰
卿大夫之制乎我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沒
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
之分良曰西河會宗居處也魏文侯所興作
宗當得其遺風知去就之分理凜然高遠見
也善曰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
此三入者君皆師之頃者足下離舊土
謂善曰
河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善本作舊壤
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向曰昆戎西戎

貪鄙之性如子有節槩清素之風豈能使鄙
俗習子之風而移其人心乎言我志亦不可
遷也善曰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
有貪也於今乃覩善本子之志矣方
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也言願子疆為
國家之事無多
談以憂及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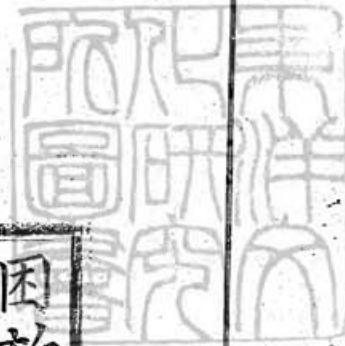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

翰曰是書與魏太祖曹操也

稽人也漢末為吳郡太守孫策之
江東以憲江東首望恐人歸之囚
禁致殺之故融作書論之發使曹
公致書於吳以救之書未致已誅
矣初盛憲為臺郎路逢童子容貌
非常憲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

時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載歸與
 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升堂
 見親也善曰與魏太祖量雅會
 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偉
 舉去官孫策平定吳郡太守以
 疾去官孫策平定吳郡太守以
 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
 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
 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
 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曰祖年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
 融又過二向十日公曹公也始滿五十過二謂
 也過於二歲也融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死也殆近
 也惟善本有會稽盛孝章尚在存善本其人



困於孫氏妻孥湮沒也良曰孫氏謂策也孥子

日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單子獨立

無援助如無右臂曰子言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

人此子不得復善本無永年矣春秋傳曰諸

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曰

齊桓公也時桓公為諸侯長故有相滅亡者

必救之不救則恥弱也言曹公雖霸此於桓

公欲使救盛憲於其故云此善曰公羊傳

曰邢公諱也曷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

揚聲向曰孝章好士故天下談文史而身不

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

免於幽執

善本作繫字

命不期於旦夕

銑曰幽執

朝夕言殺也

是善本無

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

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

良曰吾祖謂孔子

所云損者三友朱穆著

於交道也言今孝章有此困厄若不救之是

無損益之友而有澆薄之

善曰論語子

書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吾祖即謂孔子也

敦厚著絕交論以澆薄

莫尚公誠能馳一介之

使加咫尺之書

濟曰一介謂單使也長八寸

不假多善曰左氏傳晉行人

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

乘之使奉咫尺之書

一則孝章可致友道可

弘也

善本作致可至弘大向今之少年喜謗前輩



或能譏平

皮柄切善

孝章

翰曰平議也言譏

孝章要召

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

銑曰要盛也九牧九州也孝章雖為少年

數謗曰要盛也

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

皆共稱數

善曰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

孫滿曰貢金九牧

孫御子曰文王鑒於殷紂

此其所受九牧

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

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

良曰昔者燕君好千

年不得或人曰請以三月

得之而駿馬死矣

金也其人曰且駿馬之骨

還君大怒其臣妄費

知君之好馬後必有馬

自至者後一年果至

言則非欲騁道里蓋欲

以拾遠近之駿足也

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

之人善曰戰國策

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齎千金之貨
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
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大怒曰所
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
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况生者乎天下必
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昔年而千里馬
至者
三馬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
之善本無術實須得賢漢室危亂宗社將
絕公能匡正復其帝位而繼之繼之繼之繼
之術實須得賢人而共佐成之繼之繼之繼
之
胡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
銳曰匹足也珠玉遠在深山廣海且無足而
至者時君好之故也况賢人者有足而君王
好之而不來者乎善曰韓詩外傳曰蓋齊
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
者好之也士有足也而昭王築臺以尊郭隗

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

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昭王曰燕

辭厚幣以招賢人郭隗說曰大王必欲得賢
者至先從隗始王乃為之築臺以師事之是

乃破齊國威震諸侯於是樂毅處辛鄒衍等至

於破燕之後早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

齊因孤之國亂而棄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

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

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

昭王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

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
解蟹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
遠引以莫有北首音燕路者矣隗動誠雖如

陶懸之急而王不為解急臨在沈溺又不拯
 濟則賢士亦將以遠去無有北向燕路者賴
 王賢明好賢之至乃得羣賢也引去首向也
 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
 悅而歸之猶解陶懸也又曰今燕虛其人而
 王征之入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漢書
 廣武君曰牛酒以享
 士大夫北首燕路
 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
 善本有
 復字
 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
 謂稱引古義自曹公所知而我復云欲曹公
 崇厚招賢之義也篤厚也斯義招賢之義
 因表不悉
 良曰言因孝章以表見此
 志不盡所懷也悉盡也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

叔元沛國人也初光武拜為
 大將軍幽州牧而王莽時故吏二
 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倉廩給其



兵攻浮陽太守彭寵聞之大怒以
 空坐事賜死也善曰范曄後漢書云朱浮字

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遷偏將軍
 守薊城浮少有才頗欲勵正風

屬石皆為從軍事及王莽時故吏二
 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

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實不
 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

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
 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之

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慎
 善本作
 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

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

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

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

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

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

棄於鄭也向曰京城太叔鄭武公少子也武

公及武公薨莊公即位姜氏驕奢不

賢輔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驕奢不

遂伐之太叔出奔是自棄於鄭也

太叔號也善曰左氏傳曰鄭武公

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

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

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

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

子呂曰國不堪貳君持若之何公

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

京京叛太叔段入于鄭伯克段

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

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

職愛惜倉庫也統曰伯通彭寵字

命也陳遵劉竦俱著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而浮

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

秉執也致賓客者此善曰言朱浮所以招

何不詰闕自陳而為族滅滅善本

此相寵疑浮以引置王莽故史而有異心欲

由起兵作逆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

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

親重翰曰朝廷天子也柱石如屋下柱石然受

母尚能致命一殮識之人言此無識之人有



四十四

感一食之惠尚能致死命以報惠也善曰
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斂于首山見
靈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
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矣
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既而與
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謀伏甲將攻殺之靈
輒乃倒戟以御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
中山君亡有二御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
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
捨食以哺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若
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
一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
詳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
心外叛者乎銑曰言寵身帶三官綬綬服飾
背類尚感思惠而寵受天子厚恩深義心
背叛也善曰三綬者古天子兼官者一官一
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
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



靈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
太守世祖又必書招寵寵乃發埃驛三千人
歸世祖世祖承制封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

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而為背叛朝夕與人
言辭拜起顏坐卧念之何以為心翰曰言豈引
豈不厚顏

鏡窺影作善本何施眉目引鏡見影也言其
舉措善本作建功何以為人銑曰舉措猶進

退有思受王厚恩乃欲立功自惜乎棄休令
建何以為人生於天地間也

之嘉名造集堯鵠之逆謀嘉順也象鵠不善
孝鳥也先食母而後捐傳葉之慶祚良曰言
飛以喻逆臣子也

寵為建忠侯可傳後招破敗之重災翰曰謂
葉子孫慶善祚福也

見破也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

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向曰言寵為叛逆常

不棄桀紂之惡性故生死可哀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

被皮國恩俱起義心佐先武之命俠游與寵

耿俠游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又

俠遊况字俠游謙議善本作屢有降挹之言而

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良曰降挹臣伏也

自矜恃其功以為高於天下也矜功曰伐

功曰善曰蒼頡篇曰挹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自

伐功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

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



善本有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向曰遼東

豕為奇異獻之天子翰曰言寵自矜伐其

功以為天下第一朝廷之人如寵功者不少

亦如遼東之豕自以為為今乃愚妄自比六國

向曰時伯通自號國為燕故自比於昔者六

國之時善曰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

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

百萬銳曰廓開也勝疆故能據國相持多歷

年所良曰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齊曰幾

問辭言今天下廣於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

怨天子翰曰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武

怒此而反善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

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

怨天子翰曰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武

怒此而反善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

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

怨天子翰曰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武

怒此而反善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

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

怨天子翰曰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武

臣此猶河濱之人善本作民字捧土以塞孟津多

見其不知量也向曰孟津河流也以一捧之

不知事宜不量其力亦如寵以一小郡欲結

怨以敵天下之心也善曰論語曰叔孫武

叔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

樂力立名於世忠義之名於當時也世謂時

也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之良曰言寵

病者中風而徒狂走無所成內聽驕婦之失

計外信讒邪之諛言國事設虛也善曰計東

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

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為

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長為羣后

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

惡法永為功臣鑒善本作戒豈不誤哉

叛逆必見誅戮則為同時立功之臣指之以

或本云永為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

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

旨全別蓋錄事者之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

事自疑向曰言武不計私讐寵勿以前願

留意顧老毋幼善本作弟必害老毋幼弟願

以顧母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義而

為親厚而為見讐者所快



大驚昏夜後解手令作詔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記書成即斷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善曰魏志曰曹洪字子廉

太祖從弟也

陳孔璋琳為之作書報文帝文帝從父

其辭知琳所為文帝善曰陳琳集曰

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

盛緝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知陳琳所叙為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後善本作意

奢說事頗過古其實翰曰破賊情喜故奢將



張魯得九月二十日書善曰得讀之喜笑把

玩無馱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須多事不能得

為良曰言琳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

思銑曰曹洪不工為文辭多令人所歡弄故

氏傳趙孟曰老辭多不可一二粗粗舉大綱

以當談笑委曲也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

嶽三塗皆不及也方之嶽三塗山名善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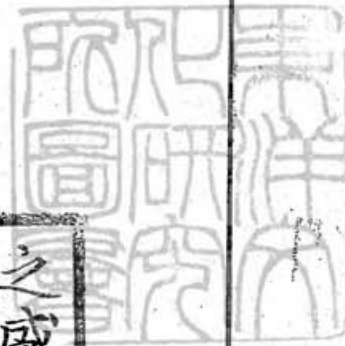
左氏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

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

河南陸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善本

字揮戟萬人善本作不得進善曰彼謂蜀山

臣曰一人守險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
 網奔兕之觸魯縞考未足以喻其易
 大魚也長千里細網魚網也魯縞細縞也言
 我軍過彼險固若大魚之破密網奔兕之觸
 細縞其破甚易猶未足為喻言更易也兕猛
 獸也善曰漢書犇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
 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充
 為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之細者曰縞充
 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濟曰天子之兵有
 非戰也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不義
 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不義
 而疆良古今善本作常有言逆臣常有善
 曰左氏傳叔向謂趙孟故唐虞之世蠻夷猾
 夏翰曰猾亂也夏謂中國善曰尚書周宣



之盛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翰曰言

國之讐敵也詩云蠹爾蠻荆大邦為讐書云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為詩書所歎載也皆
 謂其難敵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

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鏡曰察蜀

中庸處之近難以急取也殆近也倉卒謂急
 速也善曰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

之人事有關於官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
 聖者莫不傷氣

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陳曰末命謂文帝書

蕩威大也豈不信然謂豈不如此也善曰
 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彘之

政天兵神拊師徒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
 無暴樵牧不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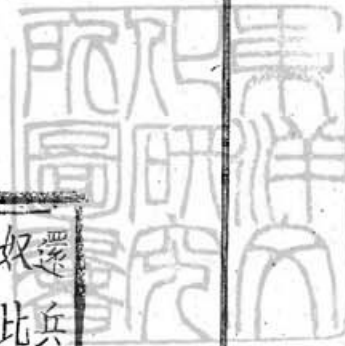
斃婢袂反良曰夏殷桀紂也無道所以喪
 亡苗有苗不歸舜舜命禹討之扈有扈氏

威侮五行並為暴亂故以見斃斃死也
 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又
 曰啓與有扈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
 戰于甘之野無道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
 有則敗克勝也道非有蓋為約無道故然
 也周武王何以不敵也蓋為約無道故然
 與武王何以不敵也蓋為約無道故然
 曰左氏傳闔廡曰師克在和不在眾
 在眾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昔鬼方聾昧
 崇虐善本作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
 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
 津有再駕之役向曰鬼方匈奴也聾昧言其
 之臣好讒邪也殷辛紂也此三者皆下等也
 科等也高宗伐於鬼方三年乃克文王伐崇
 是再駕役難也善曰三科之中此等為下



科周易曰高宗之夜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
 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伐之軍
 三旬而不下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
 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日戊午
 師渡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善本無
 孟津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善本無
 殪戎衣而勝殷紂成此武功也善曰尚書
 曰天乃大命文王未善本有星流景集
 殪戎股誕受厥命王未善本有星流景集
 奮善本作雷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
 奮善本作雷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
 馬善本作雷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
 克敵何有疾速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
 善曰戰國策曰樂毅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
 輕卒銳兵長驅至教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
 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翰曰彼謂張魯逮

道則滅由見之張魯固不及下愚之人則
 又知中才守險不如此則明矣不然猶不如
 也下愚指鬼方等魯在中才則謂不然若曰
 不可守之則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
 田墨釐而猶無所救竊又疑焉向曰來示謂
 也孫孫武田單墨翟韓有田單奔牛之智墨
 乃至以巧為張魯惡精雖有田單奔牛之智
 此理為巧之不然也善曰文帝答曹洪書曰
 魯罪兼苗稷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
 巧田單騁奔牛之詐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
 也何者濟曰自發問上理古之用兵敵國雖
 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
 還師也武王欲伐紂聞此三人微子箕子比干是



還兵也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
 武王曰未觀天於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
 比干囚箕子於是曰宮奇在虞晉不加戎
 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宮奇在虞晉不加戎
 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宮奇在虞晉不加戎
 以伐虢宮奇之輔車相依唇亡之虞必
 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之虞必
 謂乎弗聽宮奇之輔車相依唇亡之虞必
 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其族行曰季良
 猶在彊楚挫謀知季良在而不為伐也
 善曰左氏傳曰楚王侵隨隨使少師董成
 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
 使然我張吾三軍而後吾甲兵以武臨之
 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離楚之
 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暨至眾賢
 季梁在何益注曰季梁隨賢臣也暨至眾賢

奔紂勅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

翰曰暨至也衆賢謂上三仁及宮之奇季良

也三國謂殷虞隨也及至此三國不用此衆

賢之謀奔紂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入矣且夫墨

道有賢人可救也墟謂丘墟無入矣且夫墨

子之守蔡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

可入之向乃往解衣帶繞以爲城以攻宋墨翟

有道而攻之已盡矣而墨子之守不可入言其

曰墨子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

九設攻子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

城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

子之所攻也然臣之弟禽滑釐三百人

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禽滑釐三百人

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至

不能絕也楚王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向古關

曰善吾請無攻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向古關

各石門古鎮名並在蜀善曰周地圖記曰石

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石

門之漢據八陣之列謂孫吳布馳善也八陣

中書曰西陣五曰衡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

四曰批陣五曰衡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

八曰駢奔牛之權向軍所攻單守即墨城爲

千餘頭括以五色爲龍文橫致刃於角束葦

草灌油括於牛尾火燒之擊城爲穴夜縱牛

出壯士五千入隨其後牛善曰史記曰田單

軍燕人驚亂死傷無數善曰史記曰田單

爲將龍軍破燕城時以千餘脂束葦於尾燒

五彩龍軍破燕城時以千餘脂束葦於尾燒

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入隨其後牛

尾熟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

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觴盡死傷五千入因

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



為聲動天地燕軍大駭走齊人逐夷殺
 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
 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莒馬乾肯土崩
 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馬乾肯土崩
魚爛哉法以布行列又用田單之權智何肯
 潰敗也士崩魚爛謂潰敗也善曰漢書徐
 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士崩公羊傳
 曰其言梁亡何自也魚爛設令守無巧拙
 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設令守無巧拙
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
 矣濟曰談令據守之人無有巧拙不由賢愚
 矣則其攻城者皆可攀附而上之則公輸已
 上於宋城樂毅已拔齊**墨翟之術何稱田單**
 於即墨矣即墨城名拔齊**墨翟之術何稱田單**
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向曰不敏猶
 言用賢智不救無道之國我未之聞於前古
 也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禮



記檀弓曰我蓋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翰一侯
 高唐齊邑也善歌者綿駒居是焉而齊右之
 人皆善為歌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
 沂今云過故高唐效王豹之謳歌也善曰
 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綿
 駒處高唐而齊女善歌按此文當云過游睢
 高唐者效綿駒之歌但文用之誤游睢
 息**渙者學藻績之綵**翰曰雖渙二水名其處
 惟此者亦將學其風土所為也善曰陳留
 於此者亦將學其風土所為也善曰陳留
 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
 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間自入益部
 日月華蟲以奉于宗廟御服馬間自入益部
仰司馬揚王之善本無遺風有子勝斐然之
 志翰曰我近自入益部及爾仰司馬長卿揚
 雄王褒之遺風將述文辭也問猶近也子
 勝猶小子也斐然進之貌善曰司馬相
 如揚雄王褒也斐然進之貌善曰司馬相

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
猶跛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論語曰吾
黨之小子狂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

其家丘謂為倩七人是何言歟銳曰頗少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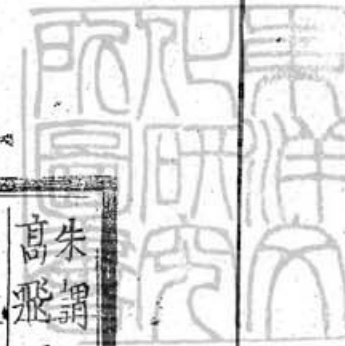
舊曰也乃汝也魯人不識孔丘聖人乃云我
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輕孔丘也言汝輕我
如家丘謂我文辭皆倩人所作是何言歟怪
辭也善曰亦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孫蒧蒧

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
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

夫駮綠驥垂耳於善本有坳牧善本無鴻雀

戰翼於汙池良曰駮驥良馬也垂耳謂未
效用其力故耳垂也坳牧野

外也鴻雀大鳥也戰斂也汙池小水也野善
曰吊屈原曰驥垂兩耳服鹽車爾雅曰野善
謂之林林外謂之坳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
通稱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楊



朱謂梁王曰鴻鴈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

鳥外廢之下乘也濟曰褻輕也廢育馬所
善曰穀梁傳晉荀息曰君

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曰此晉國
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廢置之外廢及其

善本無整蘭筋揮勁翮向曰蘭筋馬筋節堅
其字

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
中者目上脂如非字蘭筋豎者千里陵厲

清浮顧眄善本作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

風倣足於六駮補武向曰厲高也陵高清浮
也顧眄千里馬也言

此亦可謂高飛遠逝豈可借翰於六駮之駿
乎晨風鷗也六駮馬名善曰爾雅曰晨風

鷗也毛詩曰騞有六駮毛
畏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恐猶未信丘言必

大噉也洪白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儼

大噉也洪白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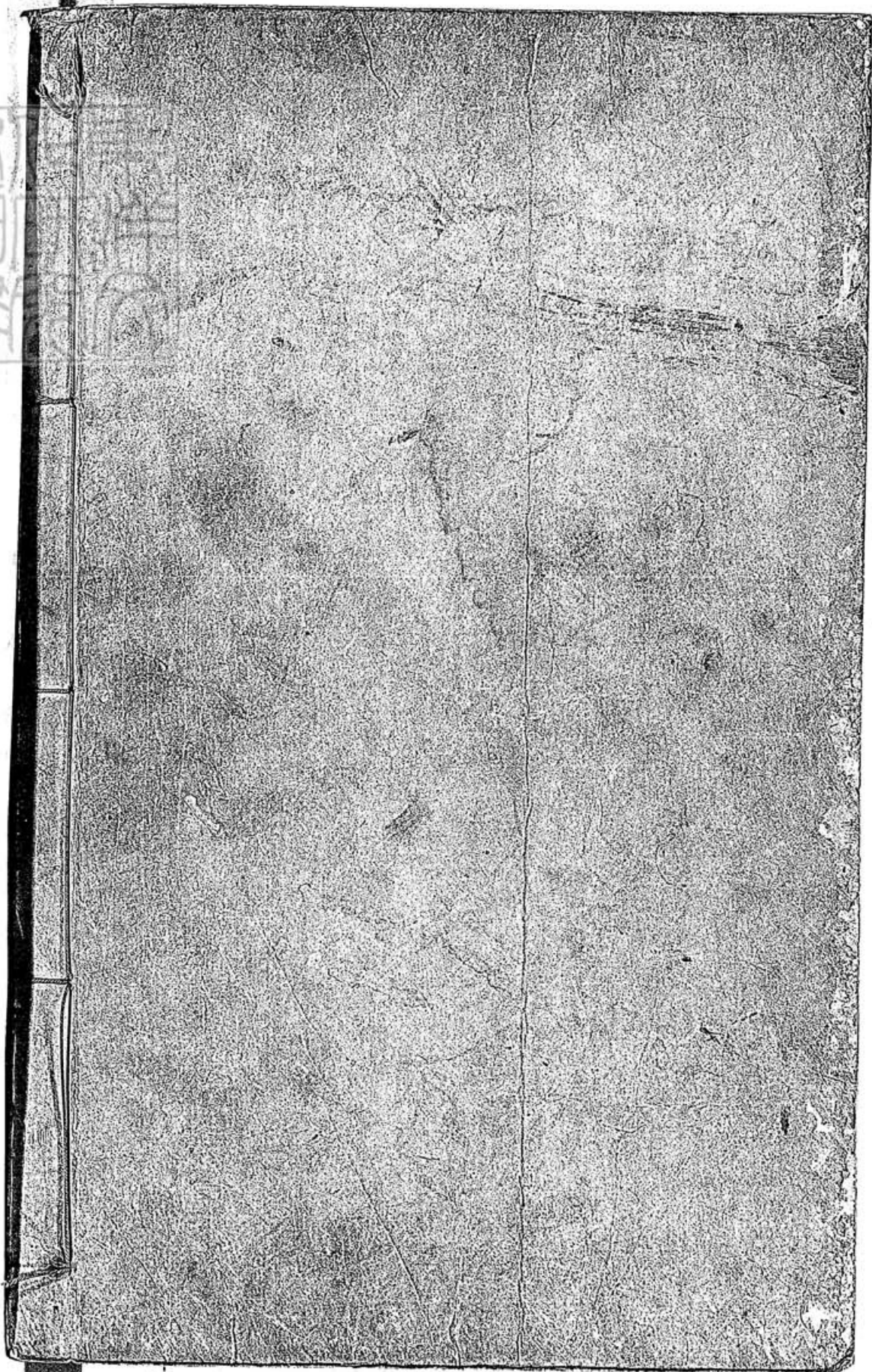
文選卷第四十一
五十四
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或無丘言二字漢書曰趙季諸侍中皆談笑夫噉說文曰噉大笑也

文選卷第四十一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